

最後的隆頭魚

張恭才回東吉嶼不到兩星期，就被雜貨店老闆黑毛口頭警告了兩次，說：「咱這小小島已被劃入甚麼海洋國家公園管理的管轄範圍。島的周圍海域——包括珊瑚礁和周遭大大小小魚都禁止我們去碰去抓。而且，這回派了個性蕭的『肖仔』小隊長來，一大早到日頭落海，像都不必下班似的，一整天在這片海域的上上下下轉來繞去，還嚴重警告我們別再毒魚炸魚；幹！他可以領政府薪水過日子，我們除了抓幾尾魚賣之外還能幹甚麼？」

黑毛連珠炮的說完，轉頭不知是看他還是在防甚麼似的繼續說：「要賺甚麼觀光財？入秋就刮連船都開不了的東北季風，夏天，日頭熾焰到連貓狗都不見，會有幾位觀光客來這裡住？從澎湖馬公來的觀光船大多不靠岸，直接往西吉嶼看藍洞去，來的也大多停個一、二小時，冰水還沒賣幾罐便回船去納涼了，加上在柴油發電機固定鐘點停電下，冰箱裡的沙士和啤酒怎麼賣？幹……」

「不准我們捕魚打魚？那你怎麼抓這些珊瑚礁魚？」張恭蹲下看清黑毛刮剛打上沒多久的幾尾倒吊、鸚哥和石斑魚的鱗片、取鰓和去肚腸內臟，在憋了很久不曾開口說話後還是忍不住說了一定會讓黑毛察覺怪異的口音開了口。

「哎呦！你這回可病得不輕呦，怎說話的聲音全變了，怎成了怪老子？你最近別下水喔！」黑毛雖不會說安慰人的話，倒還是同村子一起長大，關心自己治療口腔癌後的狀況。黑毛說這批魚等會兒要裝箱快遞給透過網路下單的臺灣訂戶，魚一上岸，處理好到用冷藏保麗龍箱給回台南安平の船，用快遞送到客人家裡，可要把握時間，不然會打壞「現撈仔」の招牌呢！

黑毛邊處理地上的幾尾魚邊咒罵那小隊長，說如果連潛水用魚槍打魚都不行，他就拿魚槍上台北總統府前抗議去。黑毛手腳俐落封好保麗龍魚箱，聲調稍降說：「聽說，這小隊長好像只抓炸魚、毒魚和下細圍網捕珊瑚礁魚，對潛水打幾尾魚和船釣睜隻眼閉隻眼，未必那麼跟我們過不去的……。」

毒魚？炸魚？張恭以前的確都幹過，不過，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現在人人是記者還有你根本沒法察覺的無人機與陸上監視器看著，哪敢炸魚毒魚？況且大家真的對這附近魚真得變少有感，加上船隻出海的油錢等成本越來越高，大家對生態保育的說詞漸漸不再排斥，甚至在觀光客前成了嘴上的習慣用語。

這介於澎湖七美與台南安平之間的南方四島居民來說，捕魚已經不能當正業，沒法維持家計的人只好去澎湖馬公打工，觀光民宿也有極難克服的限制，如果要靠服務上島走走看看的觀光客或岸釣的釣客，可真的只能三天捕魚五天曬網呢！留下的少數人還不是為了聽慣了這裡的海潮聲音和一望無際的天空和把大海當自家冰箱的幸福感……。

而所謂小島漁村味道，對張恭來說便是混雜了魚腥、機油還有秋涼時節港口裡微溫的海水浴，長長夏季被白日曬到眼花頭暈時跳下碼頭涼快，從這岸游到對面上岸的率性，回家路上瞥見遠方海平面第一抹金黃亮彩的雲堞迎來習習晚風的自在。

長長的春末到入秋前的漁季，天黑前舔著吃過媽媽煎魚後的油亮嘴唇，碼頭堤岸整修爸爸留下的漁具，有時不經意間，抬頭看到漁港長堤末端上頭雲塊頂端冒出來的月亮。那些日複一日的簡單生活，只要出力氣便有夠養活家人的收入，不管是自家小船作業，還是跟大船的頭家

賣力氣，年輕時，這小小東吉嶼還真的有段算不壞的日子過。

結了婚，娘家在馬公那邊的老婆也願意跟他守在這小小島上，說這黑水溝旁的小漁村生活簡單，出港沒多遠就有漁獲豐富的漁場，自家的船自家的人力，漁貨交馬公或安平那邊都可以，至於把自家改成民宿，賺點觀光財則是這幾年才有的事。

可是時代和環境的變化就像黃昏耀眼的金光會沒預警的沒入不知何時堆起來的雲層裡，就像村子裡的人沒預警的一一離去，且不再轉還。十幾年下來，這裡長住人家從上百戶到剩沒幾戶了。長住下來的幾戶人家除了提供國家公園管理處和警察隊等公家單位人員的生活收費服務外，靠捕魚維生的已沒幾戶，有較大噸位船隻的人早搬去馬公，有小船或膠筏的也想法轉型服務釣客或觀光客賺點小錢了。而張恭呢呢？他無法忘懷下海射魚後腰間網袋沉甸甸的魚穫，無法不看見浮上水面時突然眼花的亮眼藍天。

他記得被家人提醒頸側有腫塊的是很平常的晚飯時間，老婆沒出聲就伸手摸他脖頸的腫塊，堅持要他第二天立即隨她回工作的台南，上大醫院看診檢查。就這樣，檢查出精神與體力忽然變差原因——口腔癌第三期。這讓張恭立即接受包括讓他現在說話成了怪佬子的外科手術與化學加放射線治療。整整三各多月的折騰，命是保住了，可也離開鎮日被鹹水鹹風鹹菜乾和鹹魚味兒包圍的家好久。

化學和放射線治療期間，候診、注射和休息時間既難受又很緩慢悠長，不知道是不是公立醫院的規定，被迫收看許多以前不會看的公共電視台的生態與環保方面的專題報導，其間甚至看到自己都不曉得家鄉甚麼時候有甚麼攝影隊來拍攝豐富生態的專題報導，讓他很驚訝。怎麼

家鄉這小小島嶼，竟被當作生態豐富的寶地！那些影片趁好天氣拍的萬里無雲下的藍天大海，在日常生活裡，有時他還覺得很無聊呢！

小島上長到不知何時能結束的夏日艷陽其實曬到讓人發暈發燙，沒幾株有蔭的樹可躲刺眼的日光，至於說讓人羨慕的寧靜，真的能讓長住的人炫耀嗎？沒有白頭大浪的日子很安靜？在臺灣都市裡轟隆隆的汩機車引擎噪音在小島上卻放大到讓人心跳怦然耳膜震鳴，靜到讓人像被框進風景明信片裡的寧靜真的好嗎？每天柴油發電機一停機，連貓走過都聽得到牠腳步聲似的。這裡單調重複的背景音讓有些人受不了，說這裡太無聊了。

他想不起來有哪個團隊曾來這小島拍了這些報導和紀錄片。剛好在台南唸國中的兒子說要參加介紹家鄉生態保育科學教育競賽，他才在療程結束後回家幫孩子搜集題目和材料。他才真正仔細用心留意小島和附近海域的環境問題。療程結束返家後第一次慢速繞航小島，港口內、礫石灘、岬灣內甚至近岸的海底遍佈寶特瓶、飲料罐、塑膠袋、破布破塑膠碎片，還有被說是珊瑚殺手的破漁網和海龜凶器的塑料吸管……。他第一次被島上無所不在的塑料垃圾給嚇著了。

怎麼辦？被海廢包圍的小島生態危機題目太大也早就被做過，要如何讓長住台南的孩子回這小島進行塑料垃圾對環境影響的長期觀察與比較？要做潮間帶或底棲海洋生物或魚類調查？連他這小島當地人都未必對環境與生態有深入的觀察與提問能力，雖然沒能幫上孩子功課甚麼，但卻讓他動身繞著小島航駛好幾圈，還下船從沒有登過岸的潮間玄武礁岩處涉水上岸，彎下腰甚至蹲坐潮間帶岩塊上細看海星、海膽、海參、蛞蝓與各色斑瀾蝦、蟹螺貝……。

張恭除了放心不下獨居島上的老媽媽外，療程後幾次對這小島環境的重新探索與發現，讓他下定決心拒絕隨老婆與小孩長住台南那樣的都市，確認了懷抱絲絨般海水的感情，那大熱天跳入港區清澈海水時沁涼醒腦提醒的暢快，他不再在意鄰人過度熱心但也廉價的「加油」問候語，也不再怕別人怎麼看他還蹣跚的步履和手術後臉頰的凹陷——他病後覺得活在被美麗大海包圍的小島上真幸福。

連續幾天駕著動力排筏緩慢繞島好幾回撿了好多袋海廢垃圾，甚至為了進潮間帶海溝，還冒險坐洗澡盆套入卡車輪胎內胎划進可能被回頭浪擋住退路的危險撿出大型垃圾；他忙著不賺錢的工作，也忘了曾走過死亡陰影的心理衝擊。他把自家兩個房間改成民宿房，拒絕安裝冷氣機和一次性的衛浴用品，他想做友善環境的在地旅行，但黑毛一開始便常潑他冷水，說政府搞了個甚麼國家海洋公園，把我們這南方四島一帶劃為禁漁區，讓我們「生吃不夠還想曬乾」，只說要輔導觀光轉型卻沒給錢給補助，說只會把個「肖仔」警察派來斷我們生路。

張恭從罹癌與治療後越來越怕吵怕馬達和引擎噪音，去國家公園管理處問了這日照強烈又長時間的島嶼上太陽能板發電的可行性好幾回，希望特地從台灣船運過來的電動機車別成了廢物。

這天是出海的好天氣，玄武岩礫石灘外的淺水區魚況還不錯，除了小型雀鯛、鰈魚和小丑魚之外，有好價錢的珊瑚礁區大魚數量還不少。他慶幸自己沒有負債，生病後，他也戒了煙和檳榔，酒也喝得很自制，生活開銷變得很少，這讓他有回鄉過簡單生活的信心，希望射捕少量的魚來維持最低限度的家計，想讓客人接受用較高而合理的價格珍惜這裡的海洋資源。但這有

可能嗎？他一想到台灣社會廉價觀光的習慣便信心頓消。

這天午後三、四點的陽光正好，沒有正午時那麼熱，稍斜的光照，較容易瞧見躲藏在礁岩縫隙和混入環境色彩的魚。張恭在離礁岩區外約十米左右熄了馬達，任由舢板船安安靜靜隨著微浪擺盪起伏一段時間後。他腰繫鉛塊帶，手握魚槍，腳套蛙鞋，咬住面罩呼吸管，側邊翻身入海。水下十米左右便是淺水珊瑚礁區，各色成群小魚在眼前為珊瑚礁換幕易色，水溫微涼，光線柔和的宛如進入夢境。

他在光影搖曳中游了一陣子，觀確認哪處較可能有大魚藏身，上了水面，深吸了幾口氣再下潛，果然從暗影處轉來二尾倒吊，只顧靠近珊瑚礁覓食。他輕易的射中較大的那尾，收入網袋。如此上下幾回，總有大小幾尾魚穫入袋。

要回港前，他順著礁岩往下，想看看有沒有遇上龍蝦的運氣，幾尾小倒吊漂浮在條狀海草叢間，陽光忽然轉暗，另一塊礁岩後突然轉出個也只戴呼吸管面鏡的直身立姿者，用握拳與食指交互比劃要他留意的動作：一尾款擺巧小尾鰭的寶藍色巨魚正往暗黑處消失……。

最後的隆頭魚？是這一帶那尾被媒體報導為最後巨型隆頭魚嗎？張恭心裡狂叫：「龍王鯛？最後的隆頭魚？至少一公尺以上……」張恭確定自己有瞥見牠轉身下潛前張開巨大而安祥的出名魚眼，像老人家叮嚀兒孫時的眼神，還有那猶如盔甲般的鱗片，那緩慢而悠美的身姿——雖然只瞥見牠轉身時的側面，是他見過最美的生命……。

「你有把牠拍下嗎？」張恭在水面上一扯掉面罩便立即大聲問這位手握潛水照相機的陌生潛水客。沒有！沒有！我沒拍到正面照——也好，不拍也好。」潛水客扯掉蛙鏡大喊。張恭認

出是傳聞中的「肖仔」小隊長。

兩人在微微起伏的海面上近距離的立游對望了一會兒，水面上反射偏西日照好刺眼。「我還要下去拍照和測量，聽黑毛說你撿了不少垃圾，下回請你來幫忙當在地環保志工？」張恭尷尬的摸摸腰間網袋裡還扭身擺尾的魚向他點頭附和著。

他回到舢板上，望著之前沒看見的國家海洋公園管理處警察隊的巡邏艇，心裡暗自發絕不說出看見這最後隆頭龍王鯛的誓言。他覺得今天除了親眼看見傳說的龍王鯛的幸運外，能在這情境中遇見這位被鄰里討厭甚至有人想把他弄走得「肖仔」也算是幸運，覺得有人與他共守不外洩的祕密真好。

他心裡明白，這裡還有巨大龍王鯛的消息一但傳出去，媒體一定會渲染誇大報導，會引來一陣或長或短的人潮；一有了人潮，這裡的人不可能照往昔的習慣和期待過生活，一定會要求政府加強觀光活動所需要的公共設施和資源，接著，民意代表進來了，官員自己會打破國家公園法規與理念來配合，各種保育法規形同虛設，港口碼頭船隻進出頻繁，供電的電纜拉進來或更大型的柴油發電機變成日夜不間斷發電，餐廳賣起外地食材，潛水器材出租店開張，我們便有機會拉著浮潛遊客隊去看他們根本不在乎的珊瑚，不在乎也不敢斥責禁止浮潛遊客雙腳亂踢亂踩較高位的珊瑚礁，像墾丁、小琉球、綠島與根本不該捲入觀光浪潮的蘭嶼那般，把這最後的海洋公園淨地給毀了；當然，更不敢跟遊客坦白那巨大的隆頭龍王鯛魚是不可能再現蹤跡的……。

張恭把網袋裡的魚放進冰箱裡，見燦燦偏西金光已轉為天邊的橘紅淡紫萬丈霞光，漸起的

習習晚風吹皺了絲緞般的水面，張恭一時興起，又側身下海遊了一會兒才返港。回家的路上，張恭心裡盤算著維持家計的最低收入，如果還能用最原始也最不影響生態的方式捕魚，這些魚要上哪兒打？要打多大的？還能打多久？真的把「肖仔」弄走又如何？話雖如此，他心裡可清楚黑毛這種人被逼急了會幹出甚麼「意外」。

「張恭不是張弓射箭的張弓，是恭敬不如從命的恭，是對海洋對大自然恭敬的恭……。」他想著如何向小隊長正式介紹自己，而且是能表達出當個友善海洋志工意願的自我介紹。立秋前，這裡七點後天色才全暗，明亮的月娘才露出她溫婉如玉的面容。

這天晚飯後，拎罐還冰涼的啤酒往碼頭堤岸間走。徐徐的晚風還吹不涼經一整白日曝曬的散熱小島，小島這樣的高溫熱氣和四周溫暖的海水，不用冷氣空調如何吸引觀光客？偶遇一二位真的能忍受他民宿硬板床鋪涼蓆加開窗吹電風扇的客人，他便很感恩的特別熱情招待一個鐘點免費生態導覽。這麼辦真的行嗎？

他有點後悔開這罐啤酒，早已不涼的啤酒入口絲毫沒能解渴；走著，頭額竟冒出汗珠來。張恭快走到岸堤末端才發現有人兩腿掛在堤岸外。原來是穿便服的蕭小隊長。「對不起，沒準備啤酒請你。」「不用客氣！聽說你生病了，回來是養病嗎？」

「海裡討生活的人，哪有命來養病？就只是過不慣台南那邊的城市生活；而且我行動不甚方便的老媽媽一個人在家也讓人放心不下。」張恭楞楞的往西邊外海天上攏聚的雲看，覺得今晚或許會下場消暑的大雨。

「你還能喝啤酒嗎？」

「你是問我的酒量還是我生了病還能喝酒嗎？你可別小看只有國中畢業的我，在臺灣生病治療期間，我可是吸收不少現代醫學常識呢！不問鬼神不談業報，我看了些醫院給的衛教資料，等診療的無聊時間，我甚至還借了和癌症有關的書來看呢！我完全能理解主治醫師跨我提到癌症發生與遺傳體質、環境和飲食因素三大主因的科學知識和態度；而且，三大主因可是相互影響；這裡面的飲食因素可沒說不能喝酒，你沒聽說紅酒有益健康而蘭姆酒還曾拯救過許多水手的性命呢！關鍵在於自然、衛生和節制；但變壞的環境可是所有人都會受影響的……。」

「你還能喝吧？」小隊長對著他豎起大拇指，笑容很開朗，一點都沒黑毛描述的白目模樣，留小平頭，額頭稜角明顯的他，穿搭卡其休閒短褲與國家公園白T恤，顯得年輕又帥氣。

還沒等張恭回話，小隊長逕直向黑毛的雜貨店走去，過一會兒竟又拎了一手啤酒回來。「你能喝多少就喝多少。」小隊長和氣的把一手啤酒放二人腿間。碼頭水泥岸下細微的水浪拍岸聲讓人放鬆讓人醺醺然。「每年越來越劇烈的天氣讓人擔心，颱風過後，大浪把海流帶來的各種莫名其妙垃圾打上潮線上頭，沒人清理，就只能等下一個更大的颱風更大的浪頭把島上的垃圾帶離，然後，海流和潮浪又再度把更多的垃圾推上岸，就這樣一年比一年嚴重……。」小隊長有點自言自語的說著。

張恭感慨的說：「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那些大塊保麗龍成了我們生活和工作裡很難避免的用具，幾乎沒法回收的保麗龍經烈日曝曬和潮浪拍打後碎裂成根本無法清理的垃圾，遍佈整個海岸礁岩，卡在你根本處理不了的細縫裡，無法分解，即使經過幾場大雨沖刷入海，還是又會被打回岸上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遍佈整個島上和周違的海裡；有差別的是風向和洋

流會把垃圾累積到人暫時看不到的地方而已……。」

小隊長好像終於對他放了心似的才又說了下去：「在臺灣，即使是臨海村落裡的人也不見得天天到海岸線上走走看看，何況是住遠離海邊的城裡人？住城裡的人在乎的就只是哪家飯店又推出龍蝦或螃蟹吃到飽？或者是在乎市場裡的海鮮變貴了，透過電視畫面警告人們甚麼海平面會上升，說海廢塑料垃圾會變成最後進入人們食物鏈裡的塑膠微粒，展出甚麼海龜鼻孔插入吸管或鯨豚胃裡滿滿塑膠袋的恐怖畫面，推廣甚麼『拒翅運動』幾年了，沒訂下禁止販售與食用的法令，台北迪化街乾貨店照舊賣高價魚翅，稍稍降下來的高檔魚翅羹現象沒幾年又恢復了，你想，有市場需求就有供給，那些虐待漁工和違法割下鯊魚鰭的遠洋漁船上的船老大和管理員就沒你們這邊的人？這些人的船上還不都供神明都點香拜佛，建醮燒王船修廟做功德，一個比一個捐得多，可要他們改改謀生方式，減少些收入，可就不知道他們在神明前發甚麼誓許甚麼願了，私底下會幹出甚麼事都難講呢？而消費者在乎的還是海鮮怎越來越貴；比方說，跟人們說海洋資源正在快速耗竭，要我們在這裡設一個禁止漁獵的海洋生態資源保護廊道，第一個跳出來反對的不就是你們？每個被我取諦的人都跟我大聲說魚那麼多，為甚麼沒經過你們的同意就設甚麼禁漁廊道？說這是『死是死道友不是死貧道』，別說我不知道黑毛這些人想幹嘛，人心不但難測而且是險惡的……。」

張恭覺得蕭小隊長最後用不輪轉的台語說『死是死道友……』讓我不禁笑出聲來。原來這是鄰居黑毛在他手術後返鄉最愛嘲弄他的一句布袋戲怪老子台詞，用來模仿他口腔手術後的怪腔怪調；不過，他反而因為小隊長沒刻意迴避這句可能用來嘲弄兼威脅他的布袋戲台詞而覺得被接納被尊重，張恭才敢接著說：「聽說你就是因為鐵面無私，敢取諦當地人，才被人設計排

擠到我們這三不管地帶來，現在你還這麼堅持執法嗎……？」

小隊長抬頭尋找著已時隱時現於雲朵的月亮，口氣平淡的說：「個性使然吧！但我是執法人員，我可不在乎取締違法時對我大小聲，但說完全不怕是假的，每回我一個人下潛久點，浮上水面前，不免心裡有毛毛的陰影；但就像你跟我看到那尾魚時的感動，只要有過這種感動經驗的人，就不可能停下保護環境的路。」

張恭突然明白了自己要成為這小隊長協助者的使命，很篤定的說：「說的沒錯，只有像我們這東吉嶼這麼小的島嶼人民，才能察覺到家出入的港口被垃圾堵住，才能覺察到丟出去的垃圾很快便又被大自然力量推回來的現實；每天在這繞島不用半小時的地方轉來繞去，看到陳年的保麗龍碎片卡在全島海岸岩縫裡，上頭很快又會再卡上新的保麗龍最後卡在礁岩上的塑料垃圾還真的變成礁岩的一部分，就好像這島被垃圾圈給箍死。別人怎麼看這些眼前的東西我不知道，就我而言，我真的覺得是住在垃圾堆裡！我真的沒辦法不出手做點甚麼；就說魚變少這事，別人硬不承認要抓到跟以前一樣多的魚要花的時間卻越來越長，硬不承認海洋資源真的需要我們保護的事實就擺在眼前，而我沒辦法不承認這眼前的事實，也沒辦法不去做點甚麼，就好像我國中老師說過一個外國推石頭上山的神話吧！」

張恭抬頭望了望快升到半空中的月亮，覺得自己和小隊長算是有月明星稀的心情？越聚越多的雲塊飄動著有點冷的風變強了。他聽見小隊長有點興味的說：「你民宿不是還沒取個店名？不如就叫隆頭魚民宿吧？我會全力幫你宣傳，宣傳說住你的民宿可以瞭解為何這裡曾看過最後的巨大隆頭龍王鯛魚消失無蹤……。」

兩人起身，轉回港口上方的村子前又看了看又露出皎潔光亮的月娘；張恭希望今夜很久沒有的雨能暢快的下來，很久沒細聽全島被海上雨聲包圍了。他希望這「肖仔」別很快被調走，希望自己能想出幫他的方法；或許，或許，走過生死關的人比較放得下也比較勇敢……。